

主编:文天心
责编:曹 晖
编辑/版式:杨 铭
美编:倪海连
投稿邮箱
a84655106@163.com



令人欣喜的国产剧 佳作“井喷”之势

□徐江

2023年的电视剧屏幕注定是不寻常的。从开年伊始的《狂飙》到《三体》到后来的《漫长的季节》，直到刚刚播完的《不完美的受害人》，电视剧市场显然不知不觉地进入了佳作“井喷”的阶段。

进入“井喷”的标志，除了上面说的大热剧外，还需要有演员出人意料在某部戏中爆发，成为亿万观众瞩目的焦点。比如《狂飙》里的张颂文，比如《潜行者》里的“叶兴城”吴晓亮，比如《无间》里的啜妮和奇道，比如《漫长的季节》里的“马队”陈明昊、“哑巴傅卫军”蒋奇明，这些演员塑造的角色如横空出世，让人震惊。

当然，这一阵容里还包括了那些已经声名显赫，现在又有着全新出色表现的明星级演员，比如《欢颜》里的廖凡、《三体》里的张鲁一、《铁马豪情的日子》里的果靖霖、《曾少年》里的张一山和关晓彤、《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里的谢园和涂们……他们都和前者一起，构成了观众津津乐道的谈资，进而推高了观剧的人气和氛围。

影视佳作在某一时段“井喷”，通常需要两大前提，一个是整个行业长期以来对高品质创作的不懈追求，一个是单位时间内佳作的集体性爆发。人们为什么会觉得2023年迄今为止，内地电视剧的屏幕表现亮眼？从《狂飙》开始，《三体》《漫长的季节》《曾少年》《平凡之路》《云襄传》《欢颜》《曾少年》……可以说是不分题材、不分类型，各类剧集都有拔尖儿的作品在这半年多的时间段里涌现，且水平高得有点儿吓人。

类型剧当道的今天，剧集拍摄基本都是顶着商业的条条框框跳舞。想看到惊喜之作，拍摄者需要一点运气，观众也需要一点运气。这方面，除了前面提到的几部大热剧，两部剧情带有相关关系的成长剧——《曾少年》和《曾少年》的出现，有些让人吃惊：两部剧都有着纯正的

“当代京味儿”属性(而且是近三十年的)，不只讲述了少年人的成长故事，也侧面讲述了北京这座古都在迈向国际化都市进程中的风俗演进。其中，《曾少年》抒发的情感不仅是少年情怀，还有旧日情怀——对一座城市过往的怀念，那些剧中频现的年代的地标性元素，依稀让人看到了该剧有铺陈“当代城南旧事”的审美野心。

出色的情怀主题，以及演员团队近乎天然的表现状态，不致使《曾少年》跻身近年成长剧的塔尖之作，还具备了一定的“国民剧”气质，拓宽了观众范围。《曾少年》作为有明星领衔的《曾少年》的“后传”，于类型中见不俗，既遵循了类型剧的市场审美，还承接了“前传”中令人难忘的情怀思绪。“非典”、地震、北京奥运等重大事件，传呼机、不同品牌智能手机等细节元素，都对应着人物身份和剧情环境，细节上较为精准，对活接地气、贴合角色年龄，这些都在成长剧中达到甚至突破了新高。

作为《人世间》之后涌现的表演和剧情双重“抗打”的年代剧，《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所爆发的实力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记得不久前在一次谈论年代剧的拍摄时，我提到过早年的经典剧集《蹉跎岁月》、《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的出现，让人欣喜：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在当今电视剧创作中依然存在，延续着。

好的题材、现代而又适度的影像手法、强大的演员及制作团队、有质感的细节、对历史和生活逻辑的忠实……这些在很大程度上，都会扛起一部电视剧的口碑。从这个角度看，为时半年多的国产剧佳作井喷，是由多年来创作者们一次又一次的自我超越铺垫而来的，它们很像是内地近年拍摄的优秀剧集的一次汇演，既共同推高了制作行业精品的高度，也使观众因此而受惠。

从来多古意 可以赋新诗

□郭婷

杨勇的诗歌美学在当下总能注入新的生命活力，诗人始终在传统和当代的前行地带不断探索新诗古意，专注于凝神练字熬古韵，词锋锐利简洁毫无钝感，句式收束后韵味悠长，给人留下一种“曲中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意境。我们可以从杨勇诗集《镜中的浮士德》中窥探一二。

还是冷，幽蓝的雪野横过月夜铺毡子。
遇到山林时它飘起。黑鸟梦里颠簸，一两声寥落。
没有微黄灯火，散漫脚窝藏着天地深深浅浅的空响。

(《三行诗-2》)



作为十三节《三行诗》的第二节，开篇奇突，未见雪时，“还是冷”三个字一股冷意袭来，“幽蓝的雪野横过月夜铺毡子”是吞吐天地的气场。“遇到山林时它飘起”，相比于“横过”和“铺毡子”的迅猛之势，“飘起”二字做了减速，营造出轻盈与绵延的视觉效果和艺术氛围。这几个动词使得诗句有了玲珑剔透的生气，让静态雪景的画面感活跃起来。在北方，寒冷的日子比温暖时要漫长，诗人眼中更多的是一幕幕盛大的苍凉，无边旷野荒寂，而心中则站着一颗老松树的孤独与坚定，那便是写诗吧。

黑暗与雪，是杨勇诗歌里歌咏不尽的主题与意象，在思考生命与生存的本质向度上，他用诗意来逼近深处的虚无与寒冷，像他的摄影一样。“黑鸟梦里颠簸”，一个特写式的镜头意味深长，“雪野”形成巨大与渺小的对比。“一两声寥落”，是古意的寥落，今朝的寂寞，空荡荡绵延无尽。身处于黑暗，不见灯火，就是迷途。

“散漫脚窝藏着天地深深浅浅的空响。”用在诗的结尾，效果见妙，韵味如“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的空旷，如“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的惆怅，如“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孤寂。“空响”二字反衬天地之间的安静与虚无，衬得整个画面更加生动，脚步之声似乎是打破沉寂

的，实际上是以局部的暂时的响反衬出全局的、长久的空。

对杨勇来说，他看到身体里黑暗的部分，也看到不完整世界的真实不虚。他以现实主义的眼光介入到自我与世界的冲突之中，不断寻找着一种救赎与明亮之路，“空响”是留下了自己的印迹，也使得黑暗里发出了回声，诗人面对着自己，也面对着全人类。

这种三行为一小节的诗在他的诗集《镜中的浮士德》里还收录了很多，两行为一段或者三行为一段的句式也是杨勇搭建诗歌结构的特色，很像是对古典诗歌形式的现代构建，有绝对与律诗的起承转合，有对仗，有词的长短句般的格式，句式工整有章法。诗歌中三个字的小排比句式，也很有词的形式意味，比如《黑·津·京笔记》中的“风一吹，就掩面，就皱眉，就堕落”，《灵隐诗章》中“仍旧是颜，仍旧是色，仍旧是香”，《霜降记事》中的“尘世里，一些野兽奔，一些落叶游，一些毛衣走”，不禁让人想起“一川烟雨，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的句子。诗歌中三个字的动宾短语，文字简练而节奏感加强，有武侠小说的味道，非常灵动，比如《秋诗》中的“她卸绿衫，穿黄绸，换白袍，披黑氅”，《灵隐诗章》中“转灵隐，登高峰，闻古钟”，“转青山，过栈桥，穿竹林，访施主”，《调频》中“我从早春里挑眼光，减包袱，拆栅栏，强颈椎”。

杨诗中声字配合严密，荡漾着独特的行云流水般的节奏呼吸和音乐质地，除上述列举之外，还有《秋诗》中的“乌鸦敲鼓，白鸟嘶鸣，须臾幻苍狗”，“城市重声色，柳树仍婆娑”，《新年作》中的“谁家衣一闪？谁愁肠百结”……读起来都是朗朗上口的古典韵味。

从来多古意，可以赋新诗。现代诗换了一种主观的叙事方式，语言从逼仄的空间里挣脱出来，获得无边的张力，是更能表达现代人的精神的。杨勇不断挖掘、探索汉语新诗的“汉语性”，在古典美学范畴的传承中锻造现代主义精神，建立起了个人特色的写作话语，具有民族式的浪漫与力量。

生趣盎然 花鸟诗心

浅谈荆桂秋写意花鸟画的意境之美

□张雪

花鸟画中写意较难，不但难以在笔墨语言的铺陈，更难以在意境意蕴的营造。在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哲学观、美学观影响下，中国绘画最讲求意境，基于“三远法”构图美学的大写意山水画具备天然的空间维度优势，比较容易形成空旷、悠远、清灵且有带入感的意境。而由于重视中景、近景具体物象的摹写，大多数写意花鸟画注重生动活泼的场面塑造，乐在花鸟意趣、花鸟情态的美学表现上下功夫。荆桂秋近年来的大写意花鸟画，主要以黑龙江自然生态环境为母题，既在笔墨语言技巧上推陈出新，又对作品意境意蕴的开拓有新的提升。他的画风兼容南北，笔墨设色又与龙江地域风貌契合而自成一派。这就更需要他在承袭中国画传统的历史积淀上化古为今，化古为我。

明丽清雅之色

写意花鸟设色的明丽清雅是难得的，关乎作品的意境是否符合中国传统美学的内蕴与气质。中国画材料的特点对画家设色把控能力有极高要求，尤其是写意花鸟画。墨花墨禽虽然雅致但是在设色花鸟的实践中，如稍有不慎，矿物质颜料在宣纸的多余着色又很容易让画面落入艳俗。荆桂秋的花鸟画设色有格调高雅的文人画特点：以墨辅色，摒弃华艳，追求在明丽清雅中显现勃勃生机。湿笔大巧若愚，酣畅淋漓，少用干渴渴墨，使人直而作品时有清风扑面、清泉洗心之感。笔者以为这种恰到好处的笔墨和色调的把控能力除了需要画者具备多年创作的审美积累以外，更来自于画家“造化钟神秀”的心境。荆桂秋热爱生活、热爱自然，因而以鲜活的物象、明丽的色彩道意抒情。

生趣盎然之境

荆桂秋写意花鸟画的意境在于动静适宜、生趣盎然。而形成这种局面除了笔墨设色的功夫以外，更在于画者在构图安排上举重若轻的良苦用心。荆桂秋非常重视取法自然，对景写生，并在此中探寻属于自己的构图心法。尽管前人已将大写意花鸟画语言系统推高到难以找到薄弱环节的程度，然而，荆桂秋一改前人重点线条节奏，少块面对比，“计白当黑”而虚实少饱满的传统花鸟画写意观念，结合龙江自然生态特色，营造一种禽鸟与花木互动，视角相对开阔的“三远法”满构图。这正符合龙江大湿地、大森林、大草原和一望无际田野丰收的自然风貌。并且，他的画面中多是众鸟众禽的完整生态图景，在静态的二维纸面中描绘了动境，恰似庄子所说“飞鸟之景，未尝动也”，而这正是艺术境界的静中见动，动中见静。

文墨诗心之气

荆桂秋写意花鸟画遵循徐渭、石涛以来“笔墨当随时代”的传统。此外，他在作品形式风格上追求当代文人画的意蕴。他的画作每每有诗文题跋，均为本人诗意的创作和题写，体现出他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画者本人深受潘天寿等中国画大家的学术影响，认为中国画家应当以中国传统文化理论不断滋养创作，如此才能促进作品格调 and 品味的不断提升。他经常研读中国传统画论，撰写理论文章，至今已撰写中国画创作的学术论文数十篇，在《中国艺术》《美术观察》等美术核心期刊发表，积累了大量的理论研究成果，在画家中实为难得。这些内在的素养必然潜移默化地外化于创作当中，使他的写意花鸟画具有文墨诗心之气。

韩愈曾说：“欢愉之词难工，穷苦之言易好。”荆桂秋是黑土地养育起来的艺术家，他笔下的写意花鸟画恰是龙江广袤自然生态下生机勃勃的欢愉之景。他性格开朗，笔耕不辍，创作热情饱满，他在继承传统中突破视觉方式的藩篱，以物我同一、天人互动的神思去创造和升华出动人的画境，进而使自身的写意花鸟画形染于情，笔墨顺应时代。



《花鸟虫草写生图册》

中国画

荆桂秋



更多内
容请关注
龙头新闻
黑龙江文
旅 妙赏
频道